

# 追寻更好的译本： 倪柝声的圣经及其翻译观初探

作者：赵少杰<sup>1</sup>

## 引言

在中国当代基督教的发展史上，倪柝声（1903-1972）绝对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年（2022）适逢倪氏逝世五十周年，美国华盛顿圣经博物馆（Museum of the Bible）为此举办为期一年的“倪柝声纪念展”，纪念这位“不愿为人所知，却以神的话语和生命”影响全世界无数生命的人。<sup>2</sup>众所周知，倪是一位有力的圣经教师，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和一位影响深远的教会领袖，1949年之前，倪氏已在中国兴起数百处地方教会。他虽因反革命罪名下监，至终于1972年死于劳改农场，但他所兴起的教会却在东南亚持续增长，并扩及全球六大洲。<sup>3</sup>尽管如此，大多数的历史学家和学者并不清楚，倪柝声也是现代中文圣经翻译的先锋。他对圣经翻译有一个清楚的先见

之明，这先见之明乃是源自于他对圣经的态度——尊崇圣经为神默示的话。自从青年时决意爱主并事奉主耶稣基督起，倪柝声就殷勤研读圣经，并且大量收集各类圣经译本和解经书。<sup>4</sup>倪氏在研读、教导和解释圣经时，揭示出他对中文圣经翻译的看法，并预见将来如何能有一个为着中国教会更好的中文圣经译本。

虽然倪氏所看见的异象，在他离世前尚未实现，但他留下许多详细的著述说到如何研读并翻译圣经的信息，使我们今日能一窥他对圣经翻译的观点。本文以倪柝声对圣经的态度及他认为正确的读经之路为背景，探讨他对圣经翻译的看法，和对新的中文圣经译本的先见之明。本研究可为目前对倪氏的研究提供一个较鲜有的视角，一窥倪柝声对圣经翻译的认识，也对倪柝声对日后中文圣经译本的编译制作所造成的影响和贡献，提供更详细的说明。中文《圣经恢复本》（2003，Chinese Recovery Version）就是在倪的影响下，继中文《圣经和合本》（1919，Chinese Union Version）之后而有的几个新的中文译本之

---

1 作者系Biola University Talbot 神学院博士候选人，研究兴趣为基督教与神学教育、基督教在中国等。

2 详情可参考圣经博物馆网站，<https://www.museumofthebible.org/exhibits/in-a-new-personal-stories-exhibit-opening-march-6>。

3 John Y. H. Yieh, “A History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in China,”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Bible in China*, ed. K. K. Yeo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388. R. G. Tiedemann,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2: 1800 to the Present)* (Leiden: Brill, 2010), 622, 877.

---

4 Angus Kinnear, *Against the Tide: An Unforgettable Story of Watchman Nee* (Fort Washington: Christian Literature Crusade, 2017), 154. Witness Lee, *Watchman Nee: A Seer of the Divine Revelation in the Present Age* (Anaheim: Living Stream Ministry, 1991), 23–7.

一。<sup>5</sup> 倪柝声的圣经翻译观，或许仍能为中国基督教今日面临的圣经翻译问题，带来诸多亮光。

本文指出，对倪而言，圣经翻译的主要根本是人（译者）本身，方法虽重要却是次要。这观点与与古代圣经读者和教父传统的前现代（Premodern）进路相呼应：倪认为要正确并准确的研读和解释圣经，人的品质——属灵、奉献、正确的性格，乃是关键的因素。这样的观点对一些采取现代进路的圣经研究者或翻译圣经者似乎是不重要的，所以他们常忽略这观点。另一方面，倪也强调借助圣经研究的一些成果，辅以参考多种不同的解经书和工具书，实行个人和团体的读圣经。还有，倪期望中国教会将来能够制作出四个不同的中文译本，彼此互补，以供下一代中国基督徒更明白圣经，作神更美好的见证。本文将先讨论倪柝声对圣经的评价，以及他对读经之人性性格的重视，继而探讨倪对圣经翻译的看法，以及他对新的中文圣经译本的远见。本文将总结于中文圣经《恢复本》，一个受倪柝声的圣经翻译观启发的圣经译本，为今日的华人基督徒带来了显著的影响和珍贵的贡献。

## 壹、倪氏的圣经观和读经观

倪柝声的圣经翻译观与他对圣经观和读经观息息相关。因此，在进入倪的圣经翻译观之前，本文要先来看倪柝声对于圣经、圣经的功用和信徒对圣经之态度的看法。这些在他二十出头刚信主时驳斥基督教自由主义，强调读经之人的重要，及其相对应的读经实行，就已略见一斑。众所周知，倪柝声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尤其是在信

徒的属灵成长方面，这条线上最出名的作品包括《属灵人》（1928）、《正常的基督徒生活》（1957）、《坐行站》（1957）。此外，倪亦关心信徒与神话语的关系。在他职事的早期，他写了几篇文章驳斥那些选择性的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之现代主义基督徒的观点。倪柝声的解经也是很出名的，他在马太福音、启示录上的解释，就是其中几个例子。本节要来看几段倪柝声书中的摘录，使我们对他的见地——圣经是神的话——有一个清楚的领会。这些摘录包括一些他早年写的文章，如《圣经的默示》（1924）、《人的自知与神的光》（1931），以及他后期的作品《初信造就》（1948-1949）里的“读圣经”、《如何读经》，以及《神话语的职事》等。

## 一、基督徒生活和工作独一无二的标准

在倪柝声的生活和职事里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他从基督徒生活的一开始，就希望基督徒的生活的每一个教导和实行都是根据圣经。倪柝声无疑是高举圣经的，他将圣经视为神自己的说话。在1925年《基督徒报》第一期的公告里，倪明确说明了他的信仰是建立在圣经之上。<sup>6</sup>正如更正教强调“唯独圣经”的原则，倪也将圣经视为他信仰的最高权威。倪认为，圣经是衡量基督徒生活及工作的唯一标准，亦乃是一切教导和实行的准则。倪柝声对圣经的推崇，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基督徒中间是前所未见的，给当时的基督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以圣经为最高标准的坚定立场，为后来借着圣经而信基督的人奠下了扎实的根基，许多人甚至以此来评估西教士所带进的实行。

## 二、神的默示、神的呼出

5 中文和合本（1919年）自出版以来一直是中国基督徒的主要圣经版本。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文圣经版本问世，仅举几例：现代中文译本（1995）、吕振中译本（1970）、思高译本（1968）、恢复本（2003）及和合本修订版（2010）。

6 《倪柝声文集》，第一辑，第七册，337。《基督徒报》第一期，“基督徒报出版广告”：“标准：圣经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标准。若是圣经纯正的道，我们绝不因人反对之故，而怕传；若不是圣经的道，就是有了众是，我们也不敢赞同。”

纵观圣经翻译的历史，明显可见翻译圣经的人不都是基督徒，也有许多人认为，尽管圣经的作者是神，但是经由不完全的人写下，可信度也因此削弱。<sup>7</sup> 尽管倪柝声没有明确表示圣经译者非得是基督徒，但他认为圣经是神的话，而正确的研读并认识圣经的意义，无疑是获得准确翻译的重要基础。如他早年公告所示，倪柝声相信“逐字逐句都是神的话”。在主要的真理上，是“按着字面相信”。<sup>8</sup> 倪坚决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这立场与当时现代派的基督徒的观点，有着鲜明的对比。现代派坚称圣经并非全都，只有其中一部分是神的话。<sup>9</sup> 在他1924年所写，一篇名为“圣经的默示”的文章里，倪以圣经是神的默示为基础，回应了当时批评圣经的现代派，<sup>10</sup> 而肯定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即神借着圣灵（彼后一21）默感著者，叫他们照着神的旨意，写出神的意思。<sup>11</sup> 倪指出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里的“神所默示的”，原文是  $\theta\epsilon\acute{o}\varsigma\ \pi\nu\epsilon\upsilon\sigma\tau\omicron\varsigma$ ，意思是“神所呼吸过的”。因此，圣经是神的气的出产品，从神的气而来。<sup>12</sup>

至于默示的范围，倪表示耶稣基督自己和使徒们都引用了许多旧约的经文，加上他们自己在新约中的见证，证明了新旧约是可信的。<sup>13</sup> 因此，

旧约和新约是不可分的，两者为基督作了一个完整合一的见证。正如救主尊重、顺从圣经，对经书从不怀疑，我们也该持同样的态度。<sup>14</sup> 不过，倪柝声认为圣经逐字逐句的默示，指的是圣经的原稿。他承认在不同的抄本里有些许的差异，在不同的译本里也选用不同的字眼，但圣经的原稿里没有任何的错误，因为这些书是神默示的。<sup>15</sup> 倪认为虽然原稿已失，然而原稿的抄本尚存。<sup>16</sup> 虽然抄本有点错误，译本也有点错误，但是这些并不改换圣经中的真理。借着神大能的保守了祂的启示，以及学者们在字句批判学上的努力，我们已经进步到有一本几乎接近原稿的圣经了。<sup>17</sup> 因此我们可以假定抄本译本和原稿同样可信。<sup>18</sup>

### 三、圣经的内容、独一性和功能

关于圣经的内容，倪柝声从圣经的启示里提出了四个重点：世界的创造、人类的起始、世人的堕落，及耶稣的救赎。<sup>19</sup> 圣经是神的话的权威性，不仅在于它有可靠的历史和预言，也在于它有能力承受历世以来的反对，并能一直变化人的生命，直至今日。<sup>20</sup> 对于倪而言，圣经长远持续变化人生命的能力，证明它是神的话，是独一无二的，是神的默示。在他看，圣经的功用有两面：一、启示我们神如何在基督里为人完成了救赎，以及人如何能凭着信基督而得救。就这个意义说，科学发现的进步与圣经的启示毫不冲突。二、圣经是信徒属灵的食物，栽培抚养信徒，使他们在

7 例如，制作了《冯象译本》（2010）的冯象就不是基督徒。

8 《倪柝声文集》，第一辑，第七册，四版（台北：台湾福音书房，2004），337。《基督徒报》第一期，“基督徒报出版广告”：“信仰 我们相信圣经逐字逐句都是神的话 圣经中所有的大道，我们都是按着字面相信”

9 倪柝声：“圣经的默示”，《真光》，23期，第3号（1924），页35-36。《真光》杂志由美国南方浸信会传教士湛罗弼（Robert E. Chambers, 1870-1932）于1902年创办。请参阅 <http://bdcconline.net/en/stories/chambers-robert-e>。

10 倪柝声：“圣经的默示”，37。

11 倪柝声：“圣经的默示（二续）”，《真光》，23期，第5号（1924），19。

12 倪柝声：“圣经的默示（二续）”，18-20。

13 倪柝声：“圣经的默示（二续）”，17-18, 24。

14 倪柝声：“圣经的默示（续）”，《真光》，23期，第4号（1924），24。

15 倪柝声：“圣经的默示（二续）”，22。

16 倪柝声：“圣经的默示（二续）”，22-3。

17 倪柝声：“圣经的默示（二续）”，23-4。

18 倪柝声：“圣经的默示（二续）”，24。

19 倪柝声：“圣经的默示（三续）”，《真光》，23期，第6号（1924），23。

20 倪柝声：“圣经的默示（三续）”，24。

基督里的长大，以至于变化。信徒的灵性经历全在乎圣经的指引。从古到今，神保守了这本独一无二的书，也使它受到许多人的喜爱。<sup>21</sup>

#### 四、预备读经者的所是

倪氏的圣经观一个突出的点是关于预备读经者的所是。他认为读经者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决定他们读出什么样的圣经来。吴东生指出倪的圣经观与古代圣经读者和教父传统的相似，相信圣经的每个字不但是神的默示，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是“神圣启示的载体。”<sup>22</sup>对古代圣经读者和教父们而言，正确理解经文需要“神圣的协助”（通常指内在的光照，illumination）；而人能够蒙多少的光照，往往在于这人的道德或属灵生命的成熟度。<sup>23</sup>如拉丁教父卡西安（John Cassian, 360-435）坚持说，“对圣经的正确把握取决于道德努力，而非仅仅研究而已：关键在于心灵的纯洁、而非释经者的知识”。<sup>24</sup>相似地，照倪的看法，获得对圣经正确的理解需要两个条件：合适的人和正确的方法。研究圣经的质量不仅取决于研究者采用的方法，也在于研究者本身是什么样的人。在这两个因素中，倪氏认为成为正确的人比拥有正确的方法要紧。因此，若要在研读圣经上取得丰硕的成果，读经者必先在专注培养他们健康的属灵生命，以及正确的为人；也就是说，在依靠特定的学习方

法之前，他们应该要有相当的属灵生命成长。<sup>25</sup>倪进一步解释何谓他所云学习作一个合适的人，意思乃是在三方面来有所预备：一，作属灵的人、二，作奉献的人、三，建立一个合用的性格。

#### 作属灵的人

首先，倪强调圣经的话语不仅是字句，也是灵（约六 63）。因着倪看圣经中话语的本质是灵和生命，就是人在他重生时所接受的灵和生命，倪强调读经者必须学会用他重生的灵连同他更新的心思来阅读这些话语，使圣经的话在他里面光照他，并使他所读的有益于他的属灵生命（参约六 55, 63）。然而，即使一个信徒是重生的，圣经对他来说，也可能依然像一本封闭的书。倪解释说，这是因为圣经的话语是圣灵所教导的话语，只有属灵而非属魂的人才能辨明和参透（林前二 9-15）。因此，一个人不仅要有他重生的灵，而且必须照着这灵学习成为属灵的人。一个人必须从属魂或肉体的人，成长为一个属灵的人——即生活在灵的管治之下，不按照肉体而是按照灵生活和行事。<sup>26</sup>

#### 作奉献的人

成为更好的读经者的第二个条件是，读者应该把自己献给神，作为一个有“敞着脸”的人（林后三 16），预备好让神的灵来光照。<sup>27</sup>倪说，读经者不能一未只注重阅读和研究，他们应该问自己在神面前是否向神敞开，让神的光照耀在他们身上。<sup>28</sup>倪进一步解释说，读经者蒙光照的程度取决于他们在阅读时在神面前敞开的程度。<sup>29</sup>对倪来

21 倪柝声：“圣经的默示（三续）”，24。

22 吴东生，《属灵认知与属灵生命》，吴东生，于卉，刘阳译（新北：橄榄，2016），118-119。参Sandra M. Schneiders, “Scripture and Spirituality,” in *Christian Spirituality I: Origins to the Twelfth Century*, ed. Bernard McGinn, Kohn Meyendorff, and Leclercq (New York: Crossroad, 1985), 6.

23 吴东生，《属灵认知与属灵生命》，118-119。参Schneiders, “Scripture and Spirituality,” 6.

24 *De institutis coenobiorum*, 5.34, 引自吴东生，《属灵认知与属灵生命》，119。

25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八册，四版（台北：台湾福音书房，2004），3。

26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八册，9-15。

27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八册，15。

28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八册，16-17。

29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八册，16。



说，一个人对神的敞开来自“没有条件的、没有保留的奉献”。<sup>30</sup>倪意即读经者需要在他生活的各方面在神面前谦卑自己，并且顺服神的话语。此外，读经者也必须培养他爱神的心，让他的属灵眼睛单一地注视祂（太六22）。倪基于耶稣的原则教导说，只有把自己奉献来爱神的人才能好好明白圣经。

此外，读经者对神话语的奉献和顺服需要是继续不断的。倪根据约翰福音七17，教导说，人立志顺从神的旨意是认识神真理的先决条件。根据倪的说法，“神对于圣经的道理的启示，是根据于我们的顺服而给我们的。”<sup>31</sup>这里的“启示”一词，按倪的意思不是指神对圣经作者的说话，成为圣经中的写下来的话，而是指神对圣经读者说话，以光照他们来明白这些写下来的话。对倪而言，明白神的话语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渐进的过程，取决于读经者是否持续地顺服他所读和明白的话。读经者需要付出代价（不住的顺服）才能买“属灵的眼药”（参启三14），让他能看到更多属灵的事物。<sup>32</sup>

### 建立合用的性格

成为更好的读经者的第三个条件是在阅读时具有训练有素的品格和习惯。倪根据希伯来书五14教导说，读经者需要充分成长才能成为有经验的读者，以便领受“干粮”，即更深之公义的话（13节）。倪尤其提出了三个需要在读经者的性格中养成的习惯：不主观、不粗心大意、不好奇。这些毛病——主观性、粗心和好奇心——是读经者常见的缺陷。如果读者不改变他们的天然性格，他们就不能指望读好圣经。<sup>33</sup>

### 读经操练

在论到读经者应该寻求成为的甚么样的人后，倪接着论到读经者要有一个健康的阅经操练。在《初信造就》中，他用了一章向初信者谈及读圣经。在这一章中，他强调了阅读圣经的重要性，并将其确立为日常习惯。这将帮助信徒能够认识神，在他们的属灵旅程上前进，滋养他们的属灵生活，并借着神的话语将神的丰富供应给别人。<sup>34</sup>此外，倪建议信徒在不同时间用不同的圣经本，以至少有三种方式来读经。

第一种方法是默想神的话语。这种阅读方式是灵修性的，不是为了学术研究，而主要是为了接受圣经中的话语作为属灵的食粮，并加强信徒的灵。倪建议在清晨进行这样的阅读，在此期间，信徒可以在阅读圣言时默想、赞美和祷告，将他们的阅读、默想、赞美和祷告调和在一起。这种每天的读经应当是基督徒一生持续的习惯和实践。<sup>35</sup>倪所说读经的第二种方式是一般阅读。这种阅读方式是让初信者更多地明白神的话，以提高他们的圣经文本的熟悉。这种阅读的原则是逐章、连续和重复地阅读圣经，以一般的方式熟悉圣经。<sup>36</sup>

当花时间读经并获得一些圣经基本知识之后，初信者就可以开始第三种阅读方式，分配特定时间进行密集的研读。倪建议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划定一段明确的时间来研读圣经，并制定一个适合他们、可持续的时间表实行研读的计划。<sup>37</sup>

30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八册，17。

31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八册，22。

32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八册，25。

33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八册，35。

34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二册，四版（台北：台湾福音书房，2004），164-165。

35 George Müller and Heman Lincoln Wayland, *Autobiography of George Müller: The Life of Trust* (1861), Reprinted edition (Ada: Baker Book House, 1981), 206-10, 引自《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二册，172-175。

36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二册，175-176。

37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二册，177-178。

对于初信者，倪建议他们每天坚持研读一小时。<sup>38</sup> 在他的《读经之路》中，倪进一步介绍了二十种不同的方法来研读圣经，供那些灵命上较长进、更成熟的基督徒研读之用。随着读经者的灵命成长，他们应该逐一用过这二十种方法来研经。关于这些方法的详细内容可以在该书中找到。

## 贰、倪氏的圣经翻译观

根据倪氏对读经之人的观点，他想当然地极力主张译者本身应该是研读圣经的人，因此对圣经读者的要求与读圣经所使用之方法可以也应该用于译者身上。翻译工作和翻译之人的生活与所是是分不开的。这样的译者不断学习如何研读圣经，且将文本尽可能准确且忠实地翻译出来。因此，对倪氏而言，翻译圣经的基础在于扎实的读经与研究圣经，且对圣经的解释有广泛的认识。为了更全面地说明倪柝声对翻译圣经的看法，本文将举出倪柝声认为是具体且必要的五个步骤：比较各种圣经译本、使用最好的批判文本（critical text）、参考各工具书、练习写经、和进行集体研读。

### 一、比较不同译本、观察其不同之处

倪氏认为认真的圣经译者需要参考多种译本，因这是翻译必须的过程。借着比较不同译本，译者能找着难度较高的字、词，发掘不同译文背后的原因，并对翻译过程中会遇到的解经问题有所了解。有鉴于此，倪氏建议比较不同译本和观察其不同之处，应该是圣经翻译的第一步。任何文本的翻译差异背后总是有其理由和原因。每个译文都可能反映不同的词汇、语境、历史和文学方面的考虑，这些考虑会影响对该文的解释和翻

译有关的决定。<sup>39</sup> 因此，译者首先需要比较和观察给定文本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在比较圣经特定部分的翻译时，倪柝声认为必须逐字比较所有重要的版本，包括希腊文或希伯来文、英文和中文。<sup>40</sup>

例如，“灵”（πνεῦμα）这个字的翻译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案例。倪柝声发现在圣经的许多地方，有的译者把这个词译为“灵”，指的是神的圣灵，而另一些译者则译为小写的“灵”，指的是人的灵。倪以πνεῦμα这个字的翻译为例，说明译者需要根据上下文仔细观察和比较这个字的不同译法，才能更深入地认识圣灵住在作为神居所之人的灵里这个真理（参见弗二 22）。<sup>41</sup> 倪说：

在新约里，圣灵是住在人的里面，人的灵成为圣灵的居所。翻译圣经的人对于许多的“灵”字，到底是圣灵或小灵，换句话说，到底是圣灵还是人的灵，意见不一，无法决定。因为在许多地方。你说是人的灵，或说是圣灵都可以。<sup>42</sup>

倪解释说，对重生的信徒而言，圣灵住在信徒的灵里，甚至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与他们的灵一起运行、活动和工作（参罗八 2，4，6，9-11，14，16）。内住的灵和信徒的灵在经历上就不容易分开了，用倪的话，就“调和”为一。<sup>43</sup> 因此，阅读和解释文本的译者很难分辨这两个灵。倪透过神与信徒联结成为一灵（林前六 17）这个神圣的

39 Richard Alan Fuhr Jr and Andreas J. Köstenberger, *Inductive Bible Study: Observ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through the Lenses of History, Literature, and Theology* (Nashville: B&H Academics, 2016), 49.

40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五册，四版（台北：台湾福音书房，2004），45。

41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八册，182。

42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三册，四版（台北：台湾福音书房，2004），23。

43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三册，23。参《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八册，182-183。

38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二册，178-182。

真理揭示出来，以及透过基督徒的属灵经历，解决了这个翻译问题。

## 二、使用最好的批判文本版本

第二，倪氏关心翻译所用的文本版本。在他看来，准确的翻译应该基于最好的批判文本版本。他建议使用在他的时代里最好的批判文本：希英对照新约（Interlinear New Testament）对照史蒂芬原文（Stephanus 的希腊文本）和提辛铎夫（Tischendorf）的新约原文（Codex Sinaiticus），作为圣经研究和翻译的基础。就翻译而言，他觉得一般说来和合本比其他的中文版本好得多，因为和合本所使用的希腊文本是一个比较准确的文本。在倪氏看来，所有英文版本中，英国标准本（RSV, 1881）在很多方面都优于钦定本（KJV），因为英国标准本使用了更准确的原文文本。除了英国标准本，他还推荐达秘译本（DBY, 1890），因为它对原文含义的理解是最好的版本之一，尽管这译本和其他英文版本相比，较不为人所知。倪氏观察到，虽然许多讲英语的会众不接受钦定本以外的版本，但仍应该参考达秘的译本和英国标准本。倪氏相信，除了当时可用的和合本版本之外，至少还有这五个不同的版本——史蒂芬原文、提辛铎夫的新约原文、钦定本、英国标准本、和达秘译本——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大概就可以准确地理解圣经的一段话了。<sup>44</sup>

此外，倪氏赞赏起源于十八世纪德国之文本批判的学术研究，文本批判旨在建立标准的希腊文或希伯来文文本，好作翻译之用，这个工作是一门必要的科学，试图根据现有的手稿证据尽可能地重现最准确的文本。<sup>45</sup> 倪氏钦佩几位低等批判家的作品，如渥德渥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布鲁非（Samuel Thomas Bloomfield, 1783-1869），和阿福德（H. Alford, 1810-1871），认为他们都“很下苦工，将圣经原文的每个字都批评了，每个字他们都读熟。他们把古典希腊文和圣经希腊文都详细解过”。<sup>46</sup> 倪氏评论说，在这些学者的批判性著作中，阿福德的著作是最好的，译者如果对原文中的用词有任何疑问，应优先参考他的解释。<sup>47</sup> 倪氏总结道，在圣经翻译上“今天我们研读圣经，是站在他们研究的成果上”。<sup>48</sup> 要在圣经翻译上得着训练，就必须参考这些学术著作。

倪氏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他从文本批判家的著作中得到的帮助。他指出对于诸如“基督”、“信仰”、“律法”之类的词，指介词存在与否有时对于解释和翻译特定段落至关重要。<sup>49</sup> 倪氏举的另一个例子与信心（faith）这个字的翻译有关。他认为如果指的是我们所信的内容，圣经会使用带指介词的“这信心”（the faith）；如果指的是一个人相信的行为，圣经就用没有指介词的“信心”（faith）。倪氏说译者若明白这两者的区别，应将第一个字译为“真道”，将第二个字译为“信心”。和合本忠实地将两者区分开来。对原文知之甚少或根本不了解的读者不会知道这两个词实际上是同一个字，只是有无指介词之别而已。<sup>50</sup>

## 三、参考圣经汇编、词典、字典、和注释书

第三，倪氏强调在翻译时参考各种工具书的重要性，包括汇编、词典、字典和注释书。这些工具书可以协助读经者揭示圣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通过原文搞懂文本，识别评判性文本的问

44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六册，四版（台北：台湾福音书房，2004），51-52。

45 Fuhr Jr. and Köstenberger, *Inductive Bible Study*, 61-2.

46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六册，53。

47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六册，52-53。

48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六册，53。

49 《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八册，76。

50 《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八册，76。



题，认识文学结构或修辞功能，提供单词和短语的相关性，并展示文本的主题和标题。<sup>51</sup> 对倪氏来说，注释书不是深入研读解释圣经的依靠或替代品；相反地，它们扩大、补充和加强译者在各个层面的圣经研读。引用最经典、最有价值的注释书，使译者与圣经研究的前辈进行丰富的对话，因而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到深刻的了解和智慧，并且会发现自己以往读经的马虎，有时还会发现前人的缺失和马虎之处。<sup>52</sup> 因此，倪认为译经者绝不能只读一本注释书，把它作标准本，或不读任何参考书。

倪柝声强调在研读、解释、翻译圣经时，译者不应有藐视“先知的光”的态度（帖前五 20），即前人千百年来所得所积累的光照。用倪氏的话，“教会历代以来，有许多人在神面前是有学习的，所以在主的话上，蒙神许多的光照。这些我们要参考”。<sup>53</sup> 由于整体圣经学术研究的影响是教会受造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翻译者应该重视参考他人翻译工作的价值。<sup>54</sup> 倪氏特别看重弟兄会的著述，他认为在弟兄会中能找到最好的解经书。而在弟兄会的作者中，如前所述，达秘的作品在译者必须参考的名单中名列前茅。<sup>55</sup> 倪还推荐开雷（Kelly, 1821-1906）<sup>56</sup> 和格兰特（Grant, 1834-1902）的著作，<sup>57</sup> 他们都是达秘的杰出学生。除了

这些弟兄会作家之外，倪也极力推荐毛罗（HCG Moule, 1841-1920）<sup>58</sup> 和葛岱（Godet, 1812-1900）的著作。<sup>59</sup>

#### 四、练习写经与参考其他写经书

第四，倪氏建议练习写经（paraphrase），就是以相当离开原文的词汇和语法，用真正改写的方式翻译文本。<sup>60</sup> 写经的目的与翻译理论的动态翻译方法有关。倪氏认为写经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帮助译者对经文的理解，尤其是对新约书信的理解。因此，他鼓励翻译者在引用一些著名的写经书之前先自己练习写经。<sup>61</sup> 尽管倪柝声对参考写经书持积极态度，但他并不主张将它们作为读经或翻译的主要工具；他乃是用它们作比较，为译者的释经决策和动态对等示例提供一些帮助。因此，译者应在自己练习写经之后才参考这些写经书。

#### 五、团体性地研读圣经

第五，在翻译时有必要进行团体性地研读圣经。为了把翻译过程付诸实践，倪氏建议参加翻译的人应该有圣经研读聚会，会中每个人轮流大声朗读不同译本的一节经文，例如英国标准本或达秘译本。然后一位译者将这些版本与原文进行比较并大声朗读结果。最后再由带领弟兄或主要译者评定哪种翻译最好。他们研读完文本后，应该再读几个解经书以及注释书。<sup>62</sup> 在一次同工会议

51 Fuhr Jr. and Köstenberger, *Inductive Bible Study*, 272-5.

52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六册，53-54。

53 《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八册，76。

54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五册，45。倪氏建议参考几位圣经教师的著作，包括阿福德的新约字研、Stephen 的新约原文、杨格氏汇编、弟兄会所出版的纽伯利圣经，还有格兰特、达秘等人的解经著作。

55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六册，51-52。

56 开雷是北爱尔兰人，在普利茅斯弟兄会成员之中是领头者，著述甚丰。

57 格兰特是弟兄会的圣经学者，以研究结构和数字形式和内容闻名。

58 毛罗是一位福音派圣公会神学家、作家、诗人；1901年至1920年间任职达勒姆(Durham)主教。倪评论说，毛罗的著作带有一些批判的性质。

59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六册，54。毛罗是一位福音派圣公会神学家、作家、诗人；1901年至1920年间任职达勒姆(Durham)主教。倪评论说，毛罗的著作带有一些批判的性质。

60 Fuhr Jr. and Köstenberger, *Inductive Bible Study*, 60-1.

61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六册，52。

62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六册，54。



上，倪见证说他从这种学习方式中得到很大的好处和帮助，而且他自己和他的同工李常受也以同样的方式研读圣经。<sup>63</sup>

因为考虑到释经与译经中对注释书的依赖，倪建议翻译圣经的过程应该是团体性的。译者们可以看作是一个信仰团体，他们使用综合的方式读注释书，将注释书和其他圣经资料视为与他人对话的机会，这就像正如 (Plummer) 所建议的，在一个“虚拟社群里讨论关于文本的种种话题”。<sup>64</sup> 倪氏发现这种作法可以让译者对他们所要解释和翻译的段落有一个平衡的看法和反思性的评估。<sup>65</sup>

### 叁、倪柝声对新中文圣经译本的愿景

如上文所论，倪氏认为在读经和圣经翻译中，译者应该先在灵命上和个人上预备好自己，才从事实际的翻译任务。接着，讨论了倪氏提出关于读经和解经的五项建议。这些建议包括：比较不同的圣经版本、使用鉴别文本、查考圣经词典和评注、练习意译，以及进行团体研读。在本节中，我们将介绍倪氏对圣经中文新译本的构想，尽管他本人由于长期监禁和随后离世而无法努力实现这构想。在基督徒中间，关于倪氏拥有这新译本的愿景是为大多人所不知悉的，而且可能令大多数人感到震惊的是，他提议不只一个，而是四个译本，而这观点很可能基于他所认识的翻译理论。

在翻译理论领域，有两端截然不同的方法横跨翻译光谱，一端是逐字直接的翻译（或称形式对等）方法，另一端是按意思的翻译（或称动态

对等）方法。逐字直译虽然保留更多字面的意思，但通常会难以阅读。如所有语言学家所悉，任何翻译都不能完全直译。相反，大多译者将原本语言翻译到目标语言的过程中，均采用一定程度的动态对等。<sup>66</sup> 倪提氏出四种译本的基础概念，就是基于目标语言与原本语言之间在语法结构上差距的不同取态。

### 一、准确译本的重要和益处

倪氏提出制作更准确、更可读的译本这建议，背后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关于神话语的职事。根据他的说法，神的工作是借着祂的话（诗三三9，来一1-2），而那些有分于神话语职事的人被称作话语的执事。<sup>67</sup> 对于一个神话语的执事来说，一件重要的事就是避免将他要传的信息建立在错误的翻译上。倪期望新的译本能帮助神话语的执事，因着更准确的翻译，而在传扬神的话语时更加忠于神。<sup>68</sup> 当倪于1948年左右，跟他的同工讨论圣经翻译时，其脉络乃是关于他构想二十年内福音化中国的计划。<sup>69</sup> 因此，对倪来说，制作一部准确的圣经译本，乃属于是他所构想的基督徒宣教使命的一部分。

倪氏制作更准确译本的另一个原因是叫下一代基督徒受益：

如果我们能在几年内作这些事，下一代要读圣经，就能读得更好，因为有工具书可以参考。以后的人读新约，只要把以上四本一对，就能知道圣经正确的意思。今天人所缺的，乃是参考书与圣经本身……今天我们所用的圣经中文译本，

63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六册，54。

64 Robert L. Plummer, 40 *Questions about Interpreting the Bible* (Grand Rapids: Kregel, 2010), 121.

65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五册，页45-50。Fuhr Jr. and Köstenberger, *Inductive Bible Study*, 270.

66 Fuhr Jr. and Köstenberger, *Inductive Bible Study*, 55-6.

67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七册，四版（台北：台湾福音书房，2004），1。

68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五册，46。

69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九册，四版（台北：台湾福音书房，2004），100-120。

建立了属灵语言，这是最好的事。<sup>70</sup>

倪氏体认到，正如译者有能力塑造圣经版本一样，圣经也有能力塑造基督徒的生活，以及他们对神及其救恩经纶的理解。倪氏制作出更好的译本之目的，乃是期望产生下一代更属灵的中国基督徒，为基督作更刚强的见证。

## 二、产生不同译本的倡议

倪氏了解到，不同的译本使用不同的词来翻译圣经，往往是由于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尽管这些差异更多的是属风格的问题，而不是意思的问题，但当读者比较这些译本时，这些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倪氏不仅鼓励信徒在读经时实行比较不同译本的译法，他还希望制作出至少四个不同可供比较的新约译本，涵盖翻译光谱的两端，即：意译、重译、（以希腊语法为准的）直译、一对一的直译。倪氏在鼓岭训练中与同工聚会时，向他们提出了以下建议：

至于翻译新约，我想最少我们要翻四种版本：

第一，新约意译（paraphrase），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话来翻，不理一个一个的字，只重意思。

第二，新约修订本，就是重译（revise）目前的新约。这一本要重上下文、以及各个字意义的准确，这是翻译。

第三，我们还要有一本比第二种更直译，……这一本是以希腊语法为准，用中文来写。

第四本要找一些特别的字，如冠词等。希腊文里，许多名词在有的地方加冠词，在有的地方不加。……这一本是将每一个希腊字都用一个中文字翻译。<sup>71</sup>

倪氏在提到修改“目前的新约”来制作新译本时，所指的必定是和合本。值得注意的是，倪

氏提出的四个译本刚好符合翻译理论光谱中直译和意译两端之间的不同位置。因此，关于倪有否对圣经翻译理论基本的认识？下图表示由圣经翻译理论学者所提出的四种译本：

不适合的额类别			
高度直译	合适的类别		
	适量直译	适量意译	高度意译

▲ 图一<sup>72</sup>

圣经翻译理论学者 Beekman 和 Callow 认为译者不宜选取高度直译或意译，而应宜选取适量直译或意译为合适的译本类别。比较上图后，答案相信是倪有对圣经翻译理论基本的认识。然而，倪并不否定高度直译或意译两类译本，反之，他认为这两种极端的译本对读经或译经者都有其可取之处，可互补不足，故此，他提出包容却大胆的作法，建议制作四种不同类别的译本，以供比较。这在中国当代圣经翻译的发展史上，可能是第一位。

## 三、使用工具书帮助翻译

倪氏了解到借助各种可帮助更准确理解原文的圣经工具是极其重要的。字义研究、字典、词典和注释书对于更好地翻译圣经都是必需的。在英语世界中，有海量这样的工具，但在倪的时代，中文资源并不多。因此，倪氏有负担将这些工具书翻成中文，好使一些有潜力从事圣经翻译的人员得到装备。此外，这些工具书对于所有华语基督徒，包括那些具有很少或完全没有圣经语

70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四册，四版（台北：台湾福音书房，2004），23-24。

71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四册，23。

72 修改自 John Beekman and Kohn Callow, *Translating the Word of God with Scripture and Topic Indexe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4), p.21, Chart 1.

言背景的，帮助他们个人研读和追求真理。倪氏拣选了一些他认为需要优先翻译的顶尖参考书。他在鼓岭同工的聚会中，提出翻译这些工具的需要。<sup>73</sup> 这翻译成为他职事中文字工作的重要部分。

倪氏在反思过往的文字工作时，评价说，“过去我们出版属灵的文字多，参考书不够。”<sup>74</sup> 为此，他专门指派了两名同工参与这项参考书翻译。倪氏对文字工作的看重和详细说明，显示他非常了解英语资源，特别是那些与明白圣经和翻译圣经有关的资源。从他所推荐广阔范围的作者和参考书中，可见倪氏不仅具有敏锐和清晰的方向，并且他非常有负担提供华语资源，帮助那些渴望读经并完全认识真理的中国基督徒。同样清楚而见的是，倪氏一面注意培养信徒的灵命，另一面站在无数神历代使用过的前人肩膀下，教导圣经真理，因此他有着一个平衡和综合的眼光。

#### 四、倪氏的翻译观和翻译愿景的影响和贡献

##### 严格遵从圣经，见证圣经真理

倪氏对圣经和其翻译的观点主要在以下三方面影响和贡献了中国基督徒群体的发展。首先，最重要的是他严格遵从圣经，以它作为一切神圣真理的独一权威。倪氏从神领受的使命乃是透过圣经将神的话教导给中国人，好使他们能够认识和经历那位在基督里的神，为着建造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他关于圣经各书卷的解释性研究，如《默想创世记》和《默想启示录》，以及发表在他早期的杂志《基督徒报》（1925-1927）上的《福音讲台》，均在全国各地广受欢迎和流传。这些文字工作表明倪氏对于透过教导圣经真理在中国传扬福音和门徒化的使命（太二八 19-20）。他将自己奉献于从他的主所接受的呼召和使命，并最终

蒙召付上最高的代价，为这信仰而死。<sup>75</sup> 他的生命揭示出他持久忠于所受的托付，持守圣经真理过于自己的安舒。因着他大量的圣经著述，以及对基督信仰的见证——以致于殉道——他在中国基督徒群体中过去和现在都是具影响力和激励他人的模范。<sup>76</sup>

##### 中国基督徒的灵命成长

倪氏对中国基督徒群体的另一个深刻影响是他在基督徒生命上的圣经教导：基督自己乃是基督徒的生命。倪氏寻求更准确、更忠实、更易读的翻译愿景，与他对基督徒灵命的关注是一致的。倪氏以约翰福音中的一个事件为例，说明准确的翻译对于信徒是如何重要，以帮助他们从关于基督徒生命的圣经真理中领受最大益处。在约翰福音八章几处，基督均启示祂自己为“我是”（八 24, 28, 58），就是在希伯来文神的名字（YHWH）。和合本在两处把这片语添加上“基督”而翻作“我是基督”（24, 28 节），而在第三处（58 节）的翻译（“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则把耶稣乃是耶和华的启示完全遮盖了。倪氏向读者指出，在 24 和 28 节中基督这词在文本旁边有几个点，意思乃是原文中没有这词是翻译时添上的。因此，主在这里的意思其实是说，祂不仅是神的儿子，神圣三一的第二者；祂一点不差就是那位永远的神。不但如此，如 24 节清楚所指，我们的救恩和赦罪是系于耶稣是永远的父之紧要合一，因此倪氏认为这里添上基督一词不仅是多此一举，更可能遮蔽了读者看见，基督的名字——“我是”——本身就揭示了祂与耶和華就是同一位，就是在旧约

73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四册，24。

74 《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四册，366。

75 李常受：《倪柝声：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十二版

（台北：台湾福音书房，2011），209。Joseph Lee Tse-Hei, “Dying for Faith, Transforming Memories: Chinese Christian Martyr Watchman Nee (1903–1972),” *The Journal of the Macau Ricci Institute* 6 (September 2020): 37.

76 Yieh, “A History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in China,” 388.



中那位神自己。<sup>77</sup>

倪氏展示出，正确的翻译与读者的灵命有很大关系。在这例子中，正确的翻译可以帮助读者看到更多的基督的身份，从而更享受基督宝贵之名所带来的丰富，借着呼求祂这美妙的名，帮助他们在祂生命里长大成熟。

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我是。祂是！祂为我们的缘故，都是，都是！……我们可以从我们主的名里得着各样的供给。我们只要得着主的名，我们就什么都有了。我们感谢主，因为祂把这个名赐给我们。<sup>78</sup>

### 中文恢复本对华语基督徒群体的贡献

倪氏对圣经翻译最后但也是同样重要的贡献，就是中文恢复本圣经（CRcV）的出现，于1986年首次出版。

和合本成了中文白话文发展的典范，有助于当代白话中文在华人基督徒社群中的传播。作为恢复本的主要译者，李常受因此尽力保留了和合本的风格、节奏和音译。此外，李氏在意识到中文与希伯来文、亚兰文和希腊文之间存在着巨大句法差异的同时，试图制作一个更忠实于原文的中文译本。作为和合本后的一个中文译本，恢复本被评为一个模范版本，不仅增加了“翻译行动”（translation action）的使用，拉近了不仅语言上的鸿沟，还有源文本和目标文本之间的文化鸿沟。<sup>79</sup> 它的英文版获得一些当代受敬重的圣经学者的高度评价，如弗雷德里克·费维·布鲁斯

（Frederick Fyvie Bruce，1910-1990年）。<sup>80</sup> 恢复本中文新约由水流职事站编辑部于1987年出版。整本圣经则于2003年在台湾出版。<sup>81</sup>

### 结语

本文检视了倪柝声对圣经翻译的看法，以及他盼望能照他对圣经和读经之路的认识，作出更好的中文圣经译本的愿景。在倪看来，圣经翻译乃是西教士在中国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在译者的个人素质上，他的圣经翻译观呼应着前现代的教父传统，认为必须重视译者的所是过于他用的方法，尽管他也承认二者都非常重要。圣经的译者和读者该追求在属人和属灵上训练并预备自己，为着神的旨意作合神心意的正确器皿。他提醒我们预备译者的重要，这也是在圣经翻译中常为人忽略的。在圣经翻译的过程里，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借助于现代的圣经研究成果，实行个人和团体研读圣经。倪强调，我们需要感谢那些在我们之前的人，就是神在先前世代里所用，以阐明祂话语的人，并该向他们学习。如此借前现代和现代两种进路的帮助，人被圣灵带进了实际（真理）里，而这或许是圣经翻译最重要的一件事。倪柝声的职事阐释圣经真理，培育基督徒生命长大，建造基督的身体。他深远的影响了中国基督徒，甚至是散居在全世界的华人基督徒，促使他们在属灵的成长，提高他们对圣经的珍赏。倪期许一个更好的中文圣经译本的远见，虽在他在世时并未实现（至少有人知），但却部分实现在他的同工们身上。倪追求并盼望能有一些更准确、

77 《倪柝声文集》，第一辑，第九册，四版（台北：台湾福音书房，2004），65-68。

78 《倪柝声文集》，第一辑，第九册，68-69。

79 Kuo-Wei Peng, “Issues, Challenges, and Promises in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Bible in China*, 190.

80 “Reader Comments,” *The Holy Bible Recovery Version*, accessed October 26, 2021, <https://www.recoveryversion.bible/comments.html>.

81 Daniel Kam-to Choi,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ible,”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Bible in China*, 38.

易读的中文译本，反映出圣经翻译的最高理念，这理念将继续作为二十一世纪正在进行之圣经翻译工作的动力。□

## 参考资料

李常受。《倪柝声：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十二版。台北：台湾福音书房，2011。

李常受：〈简说〉。《新约圣经恢复本》。安那翰：水流职事站，1999。

倪柝声。“圣经的默示”。《真光》，23期，第3号（1924）：35-40。

倪柝声。“圣经的默示（续）”，《真光》，23期，第4号（1924），17-24。

倪柝声。“圣经的默示（二续）”，《真光》，23期，第5号（1924），17-24。

倪柝声。“圣经的默示（三续）”，《真光》，23期，第6号（1924），23-30。

倪柝声。《倪柝声文集》。第一辑，第七册。四版。台北：台湾福音书房，2004。

倪柝声。《倪柝声文集》。第一辑，第九册。四版。台北：台湾福音书房，2004。

倪柝声。《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八册。四版。台北：台湾福音书房，2004。

倪柝声。《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二册。四版。台北：台湾福音书房，2004。

倪柝声。《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八册。四版。台北：台湾福音书房，2004。

倪柝声。《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九册。四版。台北：台湾福音书房，2004。

倪柝声。《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册。四版。台北：台湾福音书房，2004。

倪柝声。《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三册。四版。台北：台湾福音书房，2004。

倪柝声。《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四册。四版。台北：台湾福音书房，2004。

倪柝声。《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五册。四版。台北：台湾福音书房，2004。

倪柝声。《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六册。四版。台北：台湾福音书房，2004。

Choi, Daniel Kam-to.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ible.”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Bible in China*, edited by K. K. Yeo, 21-4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Fuhr Jr, Richard Alan, and Andreas J. Köstenberger. *Inductive Bible Study: Observ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through the Lenses of History, Literature, and Theology*. Nashville: B&H Academics, 2016.

Kinnear, Angus. *Against the Tide: An Unforgettable Story of Watchman Nee*. Fort Washington: Christian Literature Crusade, 2017.

Kuo-Wei Peng, “Issues, Challenges, and Promises in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Bible in China*, edited by K. K. Yeo, 181-9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Lee, Joseph Tse-Hei. “Dying for Faith, Transforming Memories: Chinese Christian Martyr Watchman Nee (1903-1972).” *The Journal of the Macau Ricci Institute* 6 (September 2020): 37-47.

Lee, Witness. “A Brief Explanation,” *Holy Bible Recovery Version*. Anaheim: Living Stream Ministry, 2003.

Müller, George and Heman Lincoln Wayland. *Autobiography of George Müller: The Life of Trust*. Reprinted edition. Ada: Baker Book House, 1981.

Plummer, Robert L. *40 Questions about Interpreting the Bible*. Grand Rapids: Kregel, 2010.

Tiedemann, R. G,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2: 1800 to the Present)*. Leiden: Brill, 2010.

Yieh, John Y. H. “A History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in China.”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Bible in China*, edited by K. K. Yeo, 381–9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Reader Comments.” *The Holy Bible Recovery Version*. Accessed October 26, 2021, <https://www.recoveryversion.bible/comments.html>.